

苏小小考*

余 霞

提 要 苏小小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题材,也是西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美丽因子。但长期以来,关于苏小小生活的时代、身世及墓冢等流传着各种说法,笔者通过对现存诸多史料的梳理、考察认为:苏小小更可能是晋人,而非南齐人;明清以来“两个苏小小”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,宋代并无另一个苏小小,只有歌妓苏小娟;苏小小真实的墓冢应在嘉兴,修筑于元代的杭州苏小小墓很可能是南宋苏小娟之墓,而嘉兴的苏小小墓亦直至清代才逐渐湮灭。

关键词 苏小小 苏小娟 时代 墓冢 嘉兴 杭州

唐宋以来,“苏小小”这个名字频频见诸士人的诗文、词曲、笔记。然而关于历史上青楼女子苏小小的相关记载却复杂纷纭,使其身世故事扑朔迷离、真假难辨。本文即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,试对苏小小的时代、墓冢等情况做一番考察。

一 晋代人、南齐人还是唐朝人?

“苏小小”的名字始见于南朝徐陵《玉台新咏·钱塘苏小歌》:“妾乘油壁车,郎骑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,西陵松柏下。”^①这首轻灵艳活的诗是现存记载苏小小的最早文献。那么歌女苏小小到底是何时之人?至今仍未有定论。一是“南齐说”,该说首先载于北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·杂曲歌辞》,郭氏援引时人沈建《乐府广题》^②云:“苏小小,钱塘名倡也,盖南齐时人。西陵在钱塘江之西,歌云‘西陵松柏下’是也。”^③另一种是“晋代说”。晚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“嘉兴县”下记载:“前有晋妓钱唐苏小小墓。”^④首先提出苏小小为晋代

* 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唐代艳情诗研究”(编号:09YBB155),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“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”的阶段成果之一。

① [陈]徐陵编,[清]吴兆宜注,[清]程琰删补,穆克宏点校:《玉台新咏笺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486页。

② [元]脱脱等:《宋史·艺文志》“乐类”载有:“沈建《乐府广题》二卷”,“目录类”载有:“沈建《乐府诗目录》一卷”(北京: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5056、第5146页)。其后公私目录均不见载,沈建著作似已亡佚。

③ [北宋]郭茂倩:《乐府诗集》卷85,北京: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1203页。

④ [唐]陆广微:《吴地记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46页。《校注序》中认为《吴地记》上限应在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前,下限在南宋淳熙间,并说“今传本《吴地记》已非一人一时之作,为后世重辑之残本。”

人。北宋初期著名地理志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十五《江南东道七·秀州·嘉兴县》记载：“苏小小墓，在县前，晋朝歌姬钱塘苏小小。”^①南宋王象之《舆地记胜》卷三《嘉兴府·古迹》：“苏小小墓”条下亦云：“晋歌姬也。”^②南宋祝洙增订其父祝穆地理著作《方輿胜览》时，于“苏小小墓”下注云：“在嘉兴县西南六十步，乃晋之歌姬。”^③四种地理志均明确指出苏小小为晋代歌姬。此外还有“唐人说”。南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一《事始·钱塘苏小小》云：

刘次庄《乐府解题》曰：钱塘苏小小歌。苏小小，非唐人。世见乐天、梦得诗多称咏，遂谓与之同时耳。次庄虽知苏小小非唐人，而无所据。予按，郭茂倩所编引《广韵》曰：苏小小，钱塘名倡也，盖南齐时人。”西陵在钱塘江之西，故古辞云：“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^④

刘次庄大致与郭茂倩同时。^⑤从刘次庄《乐府解题》记载可知，亦有北宋人怀疑苏小小为中唐人。这些情况表明，北宋时期，苏小小的生活年代已经不可考，甚至连深入研究过乐府诗歌，有《乐府集》^⑥传世的刘次庄也拿不出辩驳“唐人说”的证据。而南宋吴曾在征引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时，把沈建《乐府广题》误引为《广韵》，亦可窥见其对“南齐说”不加甄别的态度。

并存于北宋的“晋代说”、“南齐说”与“唐人说”三种提法中，“唐人说”附和者寥寥无几，只要是了解《玉台新咏》的人，都知道这种说法不攻自破。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“南齐说”。^⑦为什么后人大多服膺“南齐说”，而《吴地记》等地理志的“晋人说”却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呢？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《乐府诗集》作为重要的乐府总集，“徵引浩博，援据精审，宋以来考乐府者，无能出其范围”，^⑧与作为地理志的《吴地记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等相比，流传和接受的范围更加广泛。

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，其一，“晋代说”出自晚唐地理笔记，而“南齐说”出自北宋诗集题序，从时间的先后来看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前者。从载体的可信度来看，虽然前者有后人（包括宋人）补缀的过程，作为向人们提供地理风俗知识的方志，可信度是比较高的。假若宋人都服膺“南齐说”，《吴地记》中的“晋代说”不大可能在宋代三部地理著作

① [北宋]乐史：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1914页。

② [南宋]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，第63页。

③ [南宋]祝穆撰，祝洙增订：《方輿胜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3年版，第72页。

④ [南宋]吴曾：《能改斋漫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，第9页。

⑤ 《瀛奎律髓》卷38刘次庄《王昭君》诗下注云：“熙宁七年（1074）赐同进士出身”，见[元]方回选评，李庆甲集评校点：《瀛奎律髓汇评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450页。马茂军在《郭茂倩仕履考》文中推论郭茂倩生卒年大致在1041—1099年间，见《复旦学报》2004年第3期。

⑥ 《宋史·艺文志》卷202“乐类”载有“刘次庄《乐府集》十卷”。

⑦ [南宋]吴曾：《能改斋漫录》卷1“钱塘苏小小”条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，第9页）、[元]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17“黄金缕”条（北京：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09—210页）、[明]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27“苏小小考”条（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88—289页）、[明]张岱：《西湖梦寻》卷3“苏小小墓”条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46页）、[清]赵翼：《陔余丛考》卷39“两苏小小”条（北京：中华书局1963年版，第876页）、[清]沈复：《浮生六记》卷4云“苏小墓”节段（上海：开明书店1932年版，第73页），均承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“南齐说”而来。

⑧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187“集部·总集类”之“《乐府诗集》”提要。

中得到回应。其二,徐陵所编《玉台新咏》中,紧随《钱塘苏小歌》的是刘义恭等人的诗歌。^①刘义恭乃南朝宋人、武帝刘裕之子。那么大体按照时代编排^②的《玉台新咏》是否已经暗示了苏小小的生活年代呢?其三、从两种说法的语气来看,“南齐说”揣测的成分更大。由于沈建《乐府广题》的散佚,沈建之说是否有可靠来源也已无法考证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其依据来源并不充分,才有“盖南齐时人”这种估测的提法。加之南齐是一个短命的王朝,国祚仅23年,将苏小小确定在南齐一朝不知根据何在?基于上述原因,笔者认为“晋代说”或更接近于事实。

二 两个苏小小?

后人认为宋代还有一个“苏小小”,亦是钱塘人。这样,苏小小的问题就更加扑朔迷离。挑起这个话头的是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,其书卷二十七《辩证类》载:

苏小小有二人,皆钱塘名娼。一南齐人,郭茂倩所编《乐府解题》下已注明矣。故古辞有《苏小小歌》及白乐天、刘梦得诗称之者。《春渚纪闻》所载司马才仲事,并是南齐之苏小小也。一是宋人,乃见于《武林纪事》,其书无刻板,其事隐微,今录以明之。

苏小小,钱塘名娼也,容色俊丽,颇工诗词,其姊名盼奴,与太学生赵不敏相与甚洽。款遇二年,不敏日益贫,盼奴周给之,使笃于业,遂棲南省,得官授襄阳府司户。盼奴未能落籍,不能偕行。不敏赴官三载,想念成疾而卒。有禄俸余资,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,一以与弟,一命送盼奴。为言盼奴有妹小小,俊秀善吟,可谋致之,佳偶也。院判如言至钱塘,有宗人为钱塘倅,托召盼奴领其物。倅为召之,有苍头至云:“盼奴于一月前已抱疾歿,小小亦为于潜县官绢事系厅监。”倅遂呼小小出……倅大喜,尽以所寄与之,力为作主,命小小归院判,与偕老焉。

据此,曰太学、曰钱塘,诗曰“还似大苏无”,则可知矣。又有元遗山所作《虞美人》长短句云:“槐阴别院宜清昼,人坐春风秀,美人图子阿谁留,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。莺莺燕燕分飞后,粉淡梨花瘦,只除苏小不风流,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。”此词既说莺莺燕燕之后,此盖是赵司户小小也。今人止知是苏小小,不知是何时人,《辍耕》既备载数事,辨以为南齐人矣,又不知有宋苏小小,故复载《虞美人》之词也。一本小小又作小娟,盖抄之者之误,殊不观所寄之诗,若是小娟则音拗矣,何不另换一句?况又有《虞美人》之词可证。

《春渚纪闻》又载:小小之墓,在钱塘县廨舍之后,故古辞有“何处结同心,西陵松下”之句。此则南齐小小之墓,必在西湖上西陵桥,故油壁车之事,俱在湖上,若以托才仲之梦有“妾本钱塘江上住”之句,即云在江干,差矣。元人张元弼有《苏小小墓》诗云:“香骨沉埋县治前,西陵魂梦隔风烟;好花好月年年在,潮落潮生更可怜。”注:坟在嘉兴县前,今为民家所占。既曰县治,又曰西陵,亦不知而浑言,此必宋小小

^① “钱塘苏小歌”后程琰按语:“徐刻下有刘义恭诸人诗三首,今附后。”见《玉台新咏笺注》,第486页。

^② “与此前的文学总集相比,《玉台新咏》选诗最大的特点是按时间先后排序,体现了鲜明的诗史意识”。见张蕾:《〈玉台新咏〉论稿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,第22页。

坟耳。何也,赵不敏乃吴人,安知不住嘉兴?院判既取小小,而终老可知矣。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。予既辨其人,复辨其墓,以正《辍耕》之不足。^①

这个才子佳人的故事,还频见于明代其它笔记小说中。明代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六十二“韩侂胄”条,^②题署为“詹詹外史评辑”的《情史》卷二“情缘类”之“赵院判”条、^③凌濛初《拍案惊奇》卷二十五“赵司户千里遗音,苏小娟一诗正果”等,^④都是这个故事的敷衍,可见这是一件在明代广泛流传的悲欢情事。只是除了郎瑛记载盼奴之妹为“苏小小”外,其他的笔记小说均作“苏小娟”。郎瑛认为与它本差异的原因在于“盖抄之者之误”,因为“殊不观所寄之诗,若是小娟则音拗矣,何不另换一句?”

郎瑛所征引的《武林纪事》,当时既无刻板付印,今天已无法考其详情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所载则如下:

苏小小见诸古今吟咏者多矣。而世又图写以玩之,一何动人也如此哉!《春渚纪闻》云:司马才仲初在洛下,昼寝,梦一美姝,牵帷而歌曰:“妾本钱唐江上住,花开花落、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,纱窗几阵黄梅雨。”才仲爱其词,因询曲名,云是《黄金缕》。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唐江上。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,应制举中等,遂为钱唐幕官。其廨舍后,唐苏小墓在焉。时秦少章为钱唐尉,为续其词后云:“斜插犀梳云半吐,檀板轻敲、唱彻《黄金缕》。梦断彩云无觅处,夜凉明月生春浦。”不逾年而才仲得疾,所乘画水舆,艤泊河塘。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,即前声喏,而火起舟尾。仓忙走报。家已恸哭矣。《能改斋漫录》云:刘次庄《乐府解题》曰《钱唐苏小小歌》,苏小小非唐人,世见乐天、梦得诗多称咏,遂谓与之同时耳。次庄虽知苏小小非唐人,而无所据。余按,郭茂倩所编引《广题》曰苏小小,钱唐名娼也,盖南齐时人,西陵在钱唐江之西,故古辞云:“何处结同心,西陵松柏下。”余尝记《虞美人》长短句云:“槐阴别院宜清昼,人坐春风秀。美人图子阿谁留,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。莺莺燕燕分飞后,粉淡梨花瘦。只除苏小不风流,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。”亦蕴藉可喜,乃元遗山先生所作也。^⑤

《南村辍耕录》备载《春渚纪闻》司马才仲遇苏小事,《能改斋漫录》引刘次庄语,并附录元遗山词,但并未提出有两个苏小小,而这正是郎瑛认为需要补充的地方。

笔者认为,郎瑛以“音拗”与元好问之词为据证明有两个苏小小,乃是大有漏洞的。首先,试看赵院判之诗:“昔时名妓镇东吴,不恋黄金只好书;借问钱塘苏小小,风流还似大苏无?”其中“钱塘苏小小”,乃是借用了古代苏小小的著名典故,以添诗歌之风韵。古人用“苏小”之典的诗句不胜枚举,白居易不少诗(例如《杨柳枝》诗:“苏州杨柳任君夸,更有钱塘胜馆娃。若解多情寻小小,绿杨深处是苏家。”)中的“苏小小”一词,与其说仅限于指称晋代苏小小,毋宁说是江南美人的代称。院判诗中若直呼“苏小娟”,则略显鲁莽,

① [明]郎瑛:《七修类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410—412页。

② [明]蒋一葵:《尧山堂外纪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194“子部·杂家类”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575页。

③ [明]詹詹外史评辑,张福高校点:《情史》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,第46页。

④ [明]凌濛初:《拍案惊奇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436页。

⑤ [元]陶宗仪:《南村辍耕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209—210页。

以类似于“苏小娟”的“苏小小”之名呼之,则使诗歌平添风情。何况古代诗歌并非句句平仄工整,以音韵是否谐和来判断文字的正误,是没有说服力的。其次,假定元遗山所作词为咏宋苏小小,那么从“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”句可知,这个被写入画面的“苏小小”只可能是北宋宣和或之前人。《拍案惊奇》“赵司户千里遗音,苏小娟一诗正果”中,故事发生在南宋临安。《尧山堂外纪》“韩侂胄”条记载赵院判乃是南宋著名政治人物韩侂胄之族子。可见,两个故事中的苏小娟(郎瑛认为是“苏小小”)都是南宋人。如果元好问词与《尧山堂外纪》、《拍案惊奇》所写为同一人,则只有一种可能性,即这个“苏小小”是北宋入南宋人。但我们知道宣和乃是北宋徽宗年号,而韩侂胄是南宋孝宗、宁宗时人,时间至少相差几十年,从个体的生命周期来看,这个由北宋入南宋而风韵长存的歌妓“苏小小”是不存在的。因此元好问所咏的苏小小与南宋的苏小娟完全无涉,他所吟咏的仍是晋代的苏小小。因此,郎瑛《七修类稿》“两个苏小小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批评《七修类稿》“采掇庞杂,又往往不详检出处,故踳谬者不一而足。”“书中极诋《说郛》、《辍耕录》,然此编实出此二书下,所谓人苦不自知也。”^①着实不是空穴来风。

然而自从郎瑛根据《武林纪事》,提出“两苏小小”的观点后,清代不少学者都在著作中予以响应。清赵翼《陔余丛考》“两苏小小”云:

南齐有钱唐妓苏小小,见郭茂倩《乐府解题》。南宋有苏小小,亦钱塘人。其姊为太学生赵不敏所眷,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名小小者,见《武林旧事》(笔者按:郎瑛称《武林纪事》,考今周密《武林旧事》,不见有苏小小之事,不知赵翼根据何在)。

清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卷一“苏小小墓”下云:

苏小小有二,一为南齐人,见何蘧《春渚纪闻》,南齐名倡也,墓在钱塘县廨舍后,考旧县治在钱塘门边,距西泠桥不远,似即今之苏小小墓。一为宋人,见郎仁宝《七修类稿》。^②

两个清代笔记重申“两个苏小小”的观点,却并没有提出自己更多的根据。赵翼虽然认为苏小小为南宋人,但他的说法与郎瑛并无大异,笔者认为,历史上只有一个苏小小,那就是晋代的苏小小,所谓南宋“苏小小”,乃是歌女苏小娟。

三 埋骨之地:嘉兴抑或钱塘?

最早的《玉台新咏》揭示了苏小小曾活动于钱塘之地,并未提示其葬于何处。而明清人却一般认为苏小小葬于西湖之畔。到了清“古吴墨浪子”辑录的《西湖佳话》卷六“西泠韵迹”目下,不仅将苏小小与公子阮郁的故事写得曲折有致,感人至深,而且认定苏小小“生于西泠、死于西泠、埋骨于西泠”。^③那么历史上的苏小小到底葬于何处?持“杭州说”者有明郎瑛、清梁章钜、梁绍任、古吴墨浪子等人,而持“嘉兴说”者亦不乏其人,最著名的就是朱彝尊。

那么杭州的苏小小墓从何而来?首先应提到北宋何蘧《春渚纪闻》,该书第七卷“诗词事略”下“司马才仲遇苏小”条载:

^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127“子部·杂家类”之“《七修类稿》”提要。

^② [清]梁章钜:《浪迹丛谈、续谈、三谈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41页。

^③ [清]古吴墨浪子:《西湖佳话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104页。

司马才仲初在洛下,昼寝,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:“妾本钱塘江上住。花落花开,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,纱窗几阵黄梅雨。”才仲爱其词,因询曲名,云是《黄金缕》,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。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,应制举中等,遂为钱塘幕官,其廨舍后,唐苏小小墓在焉。时秦少章为钱塘尉,为续其词后云:“斜插犀梳云半吐。檀板轻笼,唱彻《黄金缕》。梦断彩云无觅处,夜凉明月生春渚。”不逾年而才仲得疾,所乘画水舆舫泊河塘,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,即前声喏,继而火起舟尾,狼忙走报,家已恸哭矣。①

该故事讲述了北宋洛阳人司马才仲与苏小小的一段奇缘,起先是司马梦遇苏小,其后是灵魂携苏小归隐江湖,颇具传奇意味。可这段亦真亦幻的故事未必可信。“唐苏小小墓”的错误记载,说明作者对苏小小的时代并未深究。加之讲述笔法的荒诞性,其说的可信度因此也大打折扣。

但是该故事却可视为钱塘苏小小墓之说的先声,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并不否认嘉兴有苏小小墓,但他认为墓主应为宋苏小小。他根据《春渚纪闻》的“钱塘县廨舍”之后有苏小小墓的记载,认为那才是所谓南齐苏小小的埋身之地。其后,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、梁绍任《苏小小考》②文基本上蹈袭了郎瑛的观点。

前面笔者已经证明,所谓宋代苏小小,其实叫苏小娟。她并非悲剧人物,而是悲剧人物苏盼奴之妹,最终与怜香惜玉的赵院判结为夫妻。结局完满的她怎么可能独葬一隅?郎瑛云:“赵不敏乃吴人,安知不住嘉兴?院判既取小小,而终老可知矣。”这种看法,仍只是一种臆想而已。

清初秀水(笔者按:今浙江嘉兴市)人朱彝尊一直力主苏小小葬于嘉兴之说。清梁章钜在《浪迹续谈》卷一“苏小小墓”下载:

元人张光弼诗云:“香骨沉埋县治前,西陵魂梦隔风烟。好花好月年年在,潮落潮生最可怜。”注:“坟在嘉兴县前。”朱竹垞(笔者按:朱彝尊,号竹垞)先生遂据此力辨苏小小墓在秀州,而以钱塘之墓为附会,盖尚不知钱塘名倡原有两苏小小,杭、嘉之墓,不妨各得其一也。

从现存资料来看,朱彝尊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。“两苏小小”的说法既不成立,杭、嘉各分一个苏小小显然更让人啼笑皆非了。

笔者认为,晋苏小小真正的坟墓应在嘉兴。大量文献记载可以证明这一论断。从前述地理志来看,唐《吴地记》载:“嘉兴县……前有晋妓钱唐苏小小墓。”北宋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苏小小墓,在县前,晋朝歌姬钱塘苏小小。”从诗歌来看,中唐长于嘉兴的刘禹锡,曾与朋友共同寻找登访过苏小小墓,他在《送裴处士应制举》中写道:“忆得童年识君处,嘉禾驿后联墙住,垂钩钓得王馀鱼,踏芳共登苏小小墓。”嘉禾,即指嘉兴。③中唐李绅《真娘墓》小序云:“嘉兴县前亦有吴妓人苏小小墓”。中唐徐凝有《嘉兴寒食》:“嘉兴郭里逢寒

① [宋]何蘧撰,张明华点校:《春渚纪闻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02—103页。

② [清]虫天子:《香艳丛书(九集)》卷2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③ [唐]杜佑:《通典》卷182《州郡十二·古扬州下·吴郡·嘉兴县》载:“吴时,有嘉禾生,改为禾兴县。后以孙皓父名和,又改为嘉兴。”(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版,第966页上)嘉兴即因有嘉禾的符瑞而得名。

食,落日家家拜扫回。唯有县前苏小小,无人送与纸钱来。”晚唐入五代的罗隐有《苏小小墓》诗:“魂兮柁李城,犹未有人耕。好月当年事,残花触处情。向谁曾艳冶,随分得声名。应侍吴王宴,兰桡暗送迎。”柁李城,即指代嘉兴县。^①南宋张尧同《嘉和百咏》之中有《苏小小墓》诗:“泉下骨应朽,幽魂独未消。几番清夜月,孤影度南桥。”^②可见,由中唐到南宋时期,晋苏小小墓址在嘉兴是毋庸置疑的。

那么杭州苏小小墓是从何时修筑的?南宋刘克庄《六如亭》诗云:“吴儿解记真娘墓,杭俗犹存苏小坟。谁与惠州耆旧说,可无抔土覆朝云。”^③从诗歌的涵义来推测,苏小小葬于杭州西湖的传说已经流行于街巷。杭州此时真的已出现苏小小的坟墓了吗?笔者翻检南宋遗民周密《武林旧事》,其书卷五“湖山胜概”^④详细记载了杭州城的湖山胜景,西湖之畔只有“岳王墓”,而不见苏小小墓。因此,我们可以断定,苏小小死葬钱塘只是一种传说而已,并未真正为苏小小立墓。面对苏小小与钱塘、嘉兴二地的纠葛,南宋地理志学者祝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他在增订其父祝穆地理著作《方輿胜览》中云:“(苏小小)岂非家在钱塘而墓在嘉兴乎?”^⑤面对嘉兴苏小小墓的铁证,祝洙也提不出更好的解释。

到了元代,苏小坟就真正出现在西湖岸边了。张可久咏西湖风物之散曲《湖堤春日》云:“院宇绿杨树,酒旗红杏村,一片棠梨苏小坟。春,水边多丽人。莺花阵,玉骢嘶锦云。”^⑥元杨维桢有《西湖竹枝歌九首》(其一)云:“苏小门前花满株,苏公堤上女当垆。南官北使须到此,江南西湖天下无。”^⑦苏小门前,即暗指西湖景观中的苏小小墓。由此我们可知,杭州的苏小小墓是从元代开始修筑的。然而元代的杭州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苏小坟呢?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钱塘人对晋代苏小小怀有深厚的情义,因为从《钱塘苏小小歌》开始,苏小小就注定与钱塘难舍难分。为了纪念这位深受喜爱的苏小小,在南宋到元代期间,钱塘人开始修筑苏小小的坟莹,以寄哀思。还有一种可能,南宋钱塘名妓苏小小死葬钱塘,也被称为苏小坟。后来由于《钱塘苏小小歌》深入人心,人们逐渐误以为钱塘苏小坟就是晋代苏小小的坟墓,殊不知这是另一位名妓南宋苏小小的埋骨之地。这种推测与郎瑛的说法正好相反,可能性也是最大的。正因为南宋有个苏小小,又葬于西湖之畔,这样才有了两个苏小小、两处苏小坟等一系列误解。

此后,杭州苏小小坟不断得到修缮,日渐成为游览胜景。明代“吴中四士”之一的张羽亦有《杭州西湖四题·苏小坟》诗云:“冷落百花朝,无人上画桥。东风吹绿草,依旧似裙腰。”^⑧清代载录和吟咏西湖苏小小墓的就更多了,著名笔记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卷四载:

苏小小墓在西泠桥侧。土人指示,初仅半丘黄土而已,乾隆庚子圣驾南巡,曾一询

① [晋]杜预注,[唐]孔颖达疏:《春秋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杜预注曰:“柁李,吴郡嘉兴县南醉李城。”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1980年版,第2150页。

② 《全宋诗》第56册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35183页。

③ 《全宋诗》第58册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36309—36310页。

④ [南宋]周密:《武林旧事》,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67—91页。

⑤ [南宋]祝穆撰,祝洙增订,施和金点校:《方輿胜览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3年版,第72页。

⑥ 隋树森编:《全元散曲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64年版,第850页。

⑦ 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卷10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集部,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成化本。

⑧ 《静居集》卷6,《四部丛刊三编》集部,上海涵芬楼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成化本。

及,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,则苏小小墓已石筑其坟,作八角形,上立一碑,大书曰: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。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。余思古来烈魄忠魂埋没不传者,固不可胜数,即传而不久者亦不为少,小小一名妓耳,自南齐至今。尽人而知之,此殆灵气所钟,为湖山点缀耶?①

这段文字记载了苏小小墓在清代被整饬修缮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。清王韬咸丰八年(1858)游览杭州西湖,在其后的笔记中叙述了丘墓上六角“慕才”亭的来历:“苏小小墓在山麓,绕孤山行数百步即是,近为特鉴堂将军所修治,建亭其上,题曰‘慕才’。”②梁章钜《浪迹续谈》卷一亦云:“特鉴堂将军于西湖修治苏小小墓,建亭其前,题曰‘慕才’,好事者竞歌咏之。”

那么嘉兴的苏小小墓是何时湮灭的呢?明万历年间编纂的《嘉兴府志》第三卷“丘墓”下“郡城”条明确记载:“苏小小墓在贤娼巷。”③明崇祯年间编纂的《嘉兴县志》卷四“丘墓”下载:“苏小小墓,在县西南六十步,小小,钱塘名娼也。时居此巷,故巷名贤娼。”④说明晚明时期,嘉兴苏小小墓依然存在。到了清初,嘉兴人谭吉璠和韵表弟朱彝尊《鸳鸯湖棹歌》之一云:“苏小小墓前秋草平,苏小小墓上秋瓜生。同心绾结不知处,日暮野塘空水声。”诗下自注云:“唐徐凝《嘉兴逢寒食》诗:‘惟有县前苏小小’,王禹偁诗:‘县前苏小小荒坟’今县南有贤娼巷。”⑤从谭诗与小注看来,此时的苏小小坟已经十分荒凉破败,几不可寻了。晚清学者震钧所著的《天咫偶闻》卷六载郑板桥信札:

到杭州,遍询苏小小墓所。皆云西冷桥畔,是其埋玉处也。然禾郡至今有苏小小坟,未知孰是?窃意苏小或葬钱塘,未必即在湖畔。博物君子,必有灼见。虽闻巷琐事,大雅所不屑道。在名士风流,未尝不深考也。希指示,幸甚!幸甚!⑥

从郑板桥的信札可见,到清代乾隆前后,嘉兴的苏小小坟依然幸存。然而到光绪年间所编的《嘉兴县志》,⑦已经没有苏小小坟的踪影了。那么可以断定,清代乾隆到光绪一百多年的时间中,嘉兴苏小小坟逐渐为荒草所埋,直至湮没无闻。

明清以来,由于杭州经济文化地位的显赫,苏小小、白居易、林逋、苏轼、岳飞这些英雄、诗人、隐士、美人铸就的西湖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同。历史上的苏小小虽然并非埋骨西湖,但她已然成为西湖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杭州苏小小墓,成为人们凭吊这位江南佳丽的寄兴之所,它所承载的或许不是一份追根究底的真实,而更多的是江南文化的意蕴与风情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余霞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411201)

(责任编辑 晓文)

① [清]沈复:《浮生六记》,上海:开明书店1932年版,第73页。

② [清]王韬著,王稼句点校:《漫游随录图记》,济南:山东画报社2004年版,第31页。

③ [明]刘应珂、沈尧中编纂:《嘉兴府志》,中国方志丛书,台北: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,第168页。

④ [明]罗翥修,黄承昊纂:《嘉兴县志》,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,第133页。

⑤ [清]朱彝尊:《曝书亭集》卷9,上海:上海涵芬楼影印原刊本。

⑥ [清]震钧:《天咫偶闻》,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142页。

⑦ [清]赵惟崧修,石中玉、吴受福纂:《嘉兴县志》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浙江府县志辑15》,上海:上海书店1993年版。其卷9“冢墓”所列历朝名人墓葬中,不见苏小小墓。